

诺

Nuo

徐慧莉◎著

什么是人间真情？
什么是生死相依？
什么是一诺千金？
学会珍惜，勇于担当，
生活更美好。



中国文史出版社

诺

Nuo

徐慧莉◎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诺 / 徐慧莉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034-7343-2

I. ①诺…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8589 号

图书策划: 方云虎

责任编辑: 方云虎 詹红旗

封面设计: 三味书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29236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故事梗概

明华市计生委选派干部夏菊子第一次进村时，路就被人挖断了。到村后，村里情况更是异常复杂，原本因为挪用扶贫款而被迫辞职的村书记，却突然在她到村那天的党员大会上跳出来致欢迎辞，随后出现的村干部之间、干群之间以及多年积聚在一起的族群矛盾更是让她如履薄冰，村里背负的沉重债务也让她透不过气来，而让她感到压力最大的，是淳朴村民对她的到来提出了很高的期许。

与此同时，夏菊子的婚姻也面临着巨大危机。出身于农村的她为了能在城市立足，做着艰难的打拼，以至于忽视了婚姻，最终只能嫁与二婚男人涂小伟。公公遭遇意外后，打破了夏菊子原有的计划，让她对生孩子有了顾虑，因为她当时在郊区中学上班，涂小伟是经信委办公室主任，俩人上班的地方都离家比较远，一旦生了孩子，无法做到工作和孩子兼顾，夏菊子便采取了避孕措施。这样过了两三年时间，等夏菊子考进明华市计生委后再想要孩子时，子宫里却有了外客——子宫肌瘤，医生说很难怀孕。而丈夫涂小伟因为有前段失败婚姻的影响，对与她的婚姻表现出信心不足，俩人在夏菊子选派到村的问题上也有较大分歧。

“屋漏偏逢连阴雨”。夏菊子在遭遇一场意外的车祸后，竟然将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怀上的孩子失去了，并有可能再也当不上母亲。在夏菊子悲伤的时候，她发现涂小伟跟前妻何曼丽复合了，有一天涂小伟竟然带着前妻上门来了，被夏菊子意外撞上后，涂小伟提出了离婚。夏菊子选择了放手，心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体现在她与弟弟夏天的谈话中，“放他一条生路，也是给自己一条生路，既然不爱了，捆在一起只会增加彼此的伤害和厌倦”。所有这些都表明，她已经对婚姻失望至极，心如止水。她和涂小伟和平分手，本



打算净身出户的她，意外地得到一套房子。在办离婚手续那天，涂小伟送给她一个红绒布盒子，说是曾经承诺过她的，夏菊子没有打开，她将盒子放进了保险柜里。离婚后的夏菊子，全身心地投入选派村的工作中，得到各级领导的认可，中央巡视组领导的肯定更是给她的选派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因为自己没有孩子，夏菊子对弟弟夏天的孩子十分喜爱，经常去看望侄儿，但是弟媳汪静却不喜欢，俩人之间有了隔阂。俩人之前是同事，可一旦发展成亲戚，关系就变得微妙起来。在一次来访中，弟弟夏天吞吞吐吐地告诉夏菊子，涂小伟住院了。夏菊子去探视，看到了病床上的涂小伟，但却没看到其妻何曼丽，这让夏菊子很疑惑。看到涂小伟姐姐后，夏菊子忍不住问了原因，这一问便现出了一个秘密。得知真相的夏菊子，回家后从保险柜里取出涂小伟离婚那天送给她的红绒布盒子，盒子“里面铺着一层红绒布，中间盘放着一根粗细适中的金项链，链条下面吊着一个绽放的金菊花吊坠，金菊花的花瓣纹理清晰明朗，品相精致大气，拿在手上沉甸甸的”。这让她终于明白：“涂小伟这个人做事总是这样，你认为他不是个认真的人，但他却总能在某个特别的细节上让你感动，让你无语，让你心恸。”这之后，她又回到了前夫身边，陪他度过了最后的日子。现实生活是残酷的，没有太多的风花雪月，但逃避也是不行，必须面对。多重的打击，并没有让夏菊子倒下，因为她有对组织的承诺，对父亲的承诺，这些让她不敢停留，不能回头，只能擦干眼泪不停地奔跑，全身心地为村民们做着力所能及的事。

在小说中，张小红是作为暗线来设置的，她是夏菊子的初中同学，也来自农村，在明华市做小吃生意，她长相普通，为人热情，并一直保持着原始的善良和忠厚。夏菊子从家乡给父亲奔丧回来，在车站遇到了她，她热情地对待夏菊子，虽然夏菊子对她的印象并不好，她也知道夏菊子看不起自己，但她没有因此记恨夏菊子。在夏菊子选派到村遇到困难时，她很快送来了自己辛苦赚来的5000元钱。后来，夏菊子再次遇上难处，她又一次伸出了援手，帮助夏菊子解决了发展问题，并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助了一把力，最终成长为新时代的女企业家，是她让夏菊子对人性有了更多的思考，有了人生的可比性。

本部小说“诺”有四重意思：有夫妻之间的承诺，有女儿对父亲的承诺，



有选派干部对组织的承诺，还有选派干部对村民的承诺。夏菊子这个人物是现代女性的综合体，她有不少弱点和缺点，比如小市民的市侩和算计，有小女人的自私和多疑，但更多的却是隐藏在普通外表下的善良，坚强，从小失去母亲的她在父亲外出打工时，细心地呵护着年幼的弟弟，风里来，雨里去，不让他受到伤害。选派到村后，在村民提出要求后，她全身心地投入，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去打拼，去积极为群众谋福利，即便自己受很多委屈也不轻言弃。经过三年的洗礼和历练，她终于破茧而出，蛹化成蝶。

本部小说从设置悬念开始入题，作者有意识地将紧张的选派生活与多变的现代婚姻很好地糅合在一起，让读者既看到选派生活的苦辣酸甜，也能体会现实婚姻生活的扑朔迷离，同时还让读者从女性角度感知人性的复杂，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欣赏性。有人说，现在社会是浮躁的，人心叵测，物欲横流，好坏善恶不分。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用流畅新鲜的文字，平静舒缓的笔调，多角度地进行演绎，最终会让读者感知什么是人间真情，什么是生死相依，什么是一诺千金，让大家知道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学会珍惜身边的人，珍惜一切美好。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迟到的婚姻	5
第 二 章 最后一搏	12
第 三 章 危机四伏	19
第 四 章 暗查	26
第 五 章 竞岗	35
第 六 章 老父离世	43
第 七 章 算命	51
第 八 章 纠结	59
第 九 章 初到小泽乡	66
第 十 章 惊爆的欢迎仪式	72
第十一章 涂小伟的难	80
第十二章 选派初夜	88
第十三章 不寻常的调研	98
第十四章 群众利益无小事	111
第十五章 竞争无形中	117
第十六章 冷遇	125
第十七章 拍案而起	134
第十八章 遭遇车祸	141
第十九章 眼泪在飞	148
第二十章 开启修路序幕	159



第二十一章	有惊无险·····	166
第二十二章	考验·····	172
第二十三章	爱到尽头·····	182
第二十四章	值得纪念的日子·····	190
第二十五章	想不到的投资人·····	197
第二十六章	病急乱投医·····	204
第二十七章	有心人天不负·····	212
第二十八章	未卜的将来·····	219
第二十九章	惊魂·····	225
第三十章	夏菊子的梦·····	232
第三十一章	真相·····	238
第三十二章	金菊花·····	245
第三十三章	素白的笑·····	249



引 子

普桑拐进通往石湖村的路段后，仿佛受了惊吓的公牛，一时间上下左右不停地摇摆蹦跳，仿佛要把背上的不速之客给掀到脚下，这种惊悚的场面让夏菊子的心跳急剧地加速，右手迅速抓住车窗上方的把手，左手则死死地揪住前排椅背上的布套，双膝用力地抵住前方椅背，口中时不时地发出低低的惊呼声，即便全身神经都绷得紧紧的，身体仍不由自主地颠来倒去。

路况，是异乎寻常的差，除了多得数不过来的大小坑槽外，路中间还撒落着许多碎石以及形状不一的泥块，这些应该与刚才看到的那辆拖拉机有关。十几分钟前他们进路口时，普桑就被迎面开过来的拖拉机逼停了，不得不后退二十几米，才终于在一个相对宽敞的地方艰难地完成错车。两车交会的瞬间，夏菊子欠身望过去，发现拖拉机的拖斗里装的全是石子，拖斗体积虽然不大，但承载力绝不弱，堆得满满的，就那么“突突突”地一路泼洒过去，甚至都没用塑料布或破草袋遮一遮，挡一挡，不知是路程不远，还是司机师傅觉得掉下去几个石子不损失什么。

为什么装石子不用农用车而用拖拉机？刚看到那辆横冲直撞的拖拉机时，这个问题就从夏菊子大脑里闪跳出来，现在看到这路后，她终于明白了原因。

路，是真的窄，宽的地方也就在三米多，窄的地段仅能容普桑小心翼翼地通过，还有的地方干脆就被屋角给霸占了，得压着菜地才能勉强通过。刚才普桑与拖拉机幸亏是在离入口不远处交会，要是再往里进一截，

那么它们只能面面相觑，进退两难。驾驶员应该是擅长走这些乡村道路的，每每在夏菊子的心快要奔出时，他总能化险为夷，将车子摇晃着开到前面平坦路段，仿佛玩杂技似的。

“师傅技术可真好。”夏菊子忍不住夸了一句，身体往座位中间移了移，这样说话就方便得多。

驾驶员四十多岁，穿着黑色的皮夹克，剪着当下很流行的小平头，看上去流里流气，这与他娴熟的驾驶技术多少有些不搭。

“这里算是比较好的，还算有路，通往深山路的路你还没见到，那才真叫一个险。”坐在驾驶副座的小泽乡党委书记李志回头望了望夏菊子，微笑地解释着。

驾驶员附和回了一声“嗯，确实是的”，右脸侧出的部分堆出了一些生动的纹路。随着李志书记愉快的说话声，普桑稳稳地向前驶去，前面的路仿佛女人围在脖子上的丝巾被风吹得飘起来一样，那边边角角就从从容容地舒展开了，夏菊子的心便跟着平稳起来。

“难道比去九寨沟的路还要险吗？”夏菊子脑子里立刻现出去四川九寨沟时的情景，嘴巴就忍不住唠出来。

九寨沟那里的路真叫一个恐怖，但到底还是有路的，险都在路的上方，车和行人要随时提防上方有碎石落下，要是被掉下来的石子击中头部，那情况就不妙了。这里的路，险都在下方，且全是深水沟和陡坡，要是驾驶员稍不留意，随时都有车毁人亡的可能，两相比较，这里道路的危险性似乎更大一些。

“也不差些。”这回，应话的是驾驶员，他一边稳稳地抓着方向盘，一边朝右边望了望，不知是看右后视镜，还是看李志书记脸上的表情。

“夏书记你不用担心，我们师傅是乡政府精挑细选的，技术是一顶一的好。”李志书记说话像是刚睡醒的人挤牙膏一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这让夏菊子脑子里立刻窜出“谨言慎行”四个字。李志书记是个严肃的人，夏菊子能从他眉宇间那深深的皱纹看出来，那些纹路估计在他眉间待了不短的年头，现在已经形成一个醒目的“川”字，似乎在时时提醒着别人，



这是一个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男人。

“噢。”夏菊子沉默下来，她不知道自己问得这些话会不会让李志书记反感。

这是夏菊子第二次出现在到小泽乡的地界上，但是她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并不坏，她很想知道得更多一些，但是想从李志书记嘴里知道有用的东西还真是不容易，这让她想起第一次到小泽乡的情形，心里隐隐地有些不安，总觉得今天可能会发生什么。

今天跟夏菊子一起来的，还有夏菊子单位领导——明华市计生委副主任宋浩，考虑到领导到村是第一次，夏菊子前几天就跟李志书记抓紧联系，可对方说这边还在准备，你们再等等，再等等，等工作人员电话通知。昨天下午，乡政府工作人员才打电话给夏菊子，说安排好了，可以请领导过来。此刻，宋浩副主任的车子就跟在他们车后，不知他看到这条路会有什么感想？

“夏书记，农村条件差，比不上你们城市，你如果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不要客气。”正当夏菊子胡思乱想时，李志书记突然回头找她说话了。

“好的，谢谢李书记！”夏菊子心不在焉地答着，对接下来的三年选派驻村生活她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就跟当年考公务员一样，她总在跟自己的底线作着抗争。

“咦，前面路怎么断了？”正在行驶的普桑猛地来了个紧急刹车，虽然夏菊子右手紧紧地拽着车窗上方的拉手，但身体到底还是收不住，前额猛地撞到前排座位的椅靠上，隐隐作痛。

果然，前方两三米处有一个豁口，这让原本就不宽敞的乡间小道更显沧桑，其情形宛如羸弱的老人胳膊上突然被钝了锋的刀子划了一道伤口，让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豁口宽度大约在六七十公分，深度则有二十几公分，小轿车想要顺利通过并不容易，驾驶员把车缓缓地停到路边。车子才一停稳，李志书记就拉开车门奔出去，夏菊子跟了出去，不一会儿，宋浩副主任也走了过来。

“不好意思，领导，不好意思。”李志书记原本在看路，但看到宋浩副

主任走过来，他便立刻转身迎了过去，一边递烟，一边弯着腰道歉，这让夏菊子感觉到乡镇干部的不容易。

“啊，没事，没事，我到车里等。”宋浩副主任将烟接了过去，颇有深意地朝夏菊子望了望，转身往车子走去，宋浩副主任到底是领导，关键时刻很冷静，知道进退，懂得给人留面子。

夏菊子看着宋浩副主任弯腰钻进车里，车子随后倒了几米，在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熄火停驻下来，宋浩副主任没有再出来，倒是驾驶员“蹭蹭”地跑过来看了看，没说什么，又折回车里去。

夏菊子朝周围看了看，这里除了山就是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甚为荒凉，不知道谁在这种地方把路挖断，看来这即将开始的选派生活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浪漫和顺利。看着李志书记抓着手手机急冲冲地向右边小树林方向跑去，夏菊子轻轻地叹了口气。

豁口，就那么无辜地坦露着，没着没落。堆在两边的土，还是新鲜的，沟也挖得比较粗糙，时间应该不是太长，这到底是谁干的，用意何在？是向她诉说什么，还是给她来个下马威？抑或还是有别的什么隐情？这让夏菊子陷入了深深的惶恐中……



第一章 迟到的婚姻

夏菊子的婚事让老父亲很伤脑筋，他在老家托人给女儿介绍了好几个，据说男孩子条件都不差，但夏菊子一听人在外地就全部回绝，两地分居的夫妻生活，她看得太多了，没几个能维持长久的，就是这辈子不结婚她也不会找外地工作的，本来就不多的工资哪里架得住两头奔波，如果再想买一套房子，那就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熬出头了。

“这个人非常优秀，公务员，本地人，家里有房，要相貌有相貌，要地位有地位，老子又是退休老干部，这么好条件哪里去找？”介绍人张阿姨这么劝夏菊子时，脸上洋溢着骄傲的微笑，仿佛这桩婚事已经是铁板钉钉。

张阿姨是夏菊子同事小吴老师的母亲，前几天小吴老师带夏菊子去她家玩，认识了张阿姨。张阿姨是个非常和善的女人，喜说爱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据小吴老师说自己母亲看人特准，还举了两个实例作为证明。对此，夏菊子只是笑笑，不置可否。当张阿姨对夏菊子境况了解后，就忍不住想当红媒，说这么优秀的孩子还没有另一半，真是怪可惜的，阿姨一定把这事促成。这不，从张阿姨家回来才没几天，那边就有了消息。

“既然这么好，那就见见吧。”夏菊子已经二十八岁了，选择男人的空间是小之又小了，跟她年龄差不多的男人大部分已经结婚。那些没有结婚的，要么条件比较差，没有什么能入女孩子的眼，要么就是条件好眼光又蛮高的，挑来挑去就耽误了，张阿姨说她介绍的这个人属于后一种情况。夏菊子本来不想去，但又怕拂了张阿姨的好意，思前想后，到底没有

拒绝。

周六下午四点半，双方约好在江边一座精致的茶楼里见面，茶楼分上下层，徽式风格，放眼过去全是暗褐色，看上去古色古香，给人一种沉静的感觉。夏菊子原先是不太喜欢冷色调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喜好也发生了小小的变化，对于冷寂的东西开始关注起来。现在，她就对茶楼的门发生了兴趣，那些镂空的暗花看上去仿佛时尚女郎胸前的纹身，既经典，又神秘。

“美女，欢迎，欢迎，我等你们好久了。”刚一进门，立刻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裹着一缕浓烈的香水味扑鼻而来。随后，女老板就像花蝴蝶一般从吧台边飞过来，满脸都是红艳艳的笑。

女老板是张阿姨的闺蜜，张阿姨之所以把地点选在这个地方，可能也有照顾她生意的考虑，对此夏菊子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好朋友彼此关照是应该的。女老板与张阿姨年纪相仿，但比张阿姨时髦很多，胖胖的脸上化着浓浓的烟熏妆，眉骨以下至上眼睑处涂抹了深棕色眼影，睫毛做得又长又黑又密，嘴唇涂成了暗红色。她的上身穿着高档紧身碎花羊绒衫，下身穿着黑色的羊毛裙子，外面套着一件红色敞怀大衣，脚蹬包腿的长筒靴，这种装束虽然看上去有些俗气，但却能将身材包裹得凸凹有致。夏菊子放眼过去，就知道对方是生意场上玩得转的女人，不知她怎么能够与张阿姨保持多年好友关系，俩人根本就不是同类型的人，如果换作是女老板给夏菊子介绍对象，夏菊子决不肯应约的。

“老妹，给找间安静的小包厢，不要太大，最好没有人来打扰。”张阿姨与女老板客套过后就进入了正题，朝对方大声地吩咐道，并朝身后噘了噘嘴。

她的身后，夏菊子正低着头，缩着肩，尽可能地将身体隐在张阿姨那并不宽大的身体背后。相亲，对夏菊子来说是一件很痛苦很揪心的事，仿佛她是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而这件商品已经在市场上滞销了，现在只能打狠折草草地处理掉，这让她感到身为女人的悲哀。要是哪个男人有她的条件，又在她这个年纪，并不担心自己娶不到年轻漂亮的女人，而女人就



不同了，自身条件越好越难找到理想伴侣，如果再加上年龄这个因素，更为婚姻设置了障碍，这就是男女的区别，很残酷，又很现实，却怎么也跳不出这个怪圈。

“好好好，放心，这个时间段客人少。”女老板意味深长地上下打量了夏菊子几眼，扭着屁股带着她们往二楼爬去。

立刻，浓浓的香水味源源不断地向后面扑过来，夏菊子避开香味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又轻轻地舒出几口气，将小坤包往怀里使劲地搂了搂，仿佛想要从那里找点力量出来。

包厢在二楼靠楼梯口的第一间，里面光线很暗，女老板站在门口扭着腰肢摸索好一阵子，才终于将掩在推拉门后的开关按亮了。头顶上的节能灯仿佛还没睡好似的，缓缓地将微弱的光线洒过来，先是一点点，暗暗的，淡淡的，冷冷的，然后逐渐变亮，越来越亮。不一会儿，整个包厢都给温润的光线给充盈着，拥抱着，这让夏菊子深深地感受到了节能灯的魅力。

包厢空间不大，迎门正中间安放着一张原木长条桌，桌子两边各放有一组红色小沙发，两边各能同时容纳两个人。张阿姨让夏菊子坐左边，自己在对面坐下，也就是说，等会儿来人定有一位坐在夏菊子身边，这让夏菊子有些小紧张，从小到大，她接触最多的男性就是父亲和弟弟夏天。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女老板带着人“咣啷咣啷”地走上来，脚步重而杂，这便增加了夏菊子的紧张感，她不知是该站起身来还是坐着才合适。对面的张阿姨早已紧赶几步冲出门外去了，外面立刻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招呼声，欢笑声。随后，一个胖胖的年长女人和一个中年男子出现在门口，对里面张望着，夏菊子缓缓地站起来，朝来人方向微微地笑着，但眼睛却没敢多望，只在对方脖颈处闪了两眼，便又欠身坐下了，心里仿佛揣了只小兔子。

年长女人让男子坐到夏菊子旁边的座位上，自己则站着，一边不停地喘粗气，一边端起桌上张阿姨还没来得及喝的茶水就往嘴里灌，几大口灌完后，才一屁股坐到张阿姨身边，说今天真是他妈的晦气，刚才经过二环

路时有两辆车突然撞上了，两车司机各说各的理，都不肯承担责任，把道路足足堵了半个多小时，后来警察出面才将俩人劝开了，否则他妈的早就到了。八面玲珑的女老板看过这边情形后，打过招呼就转身走开了，不一会儿，就有服务员又送上来两杯铁观音和几盘精致小吃。

“夏老师，这位是林姨，那是涂主任。”张阿姨欠起身，给夏菊子介绍刚入座的两人。

“林姨好。”夏菊子朝年长女人笑了笑，女人也笑着朝她点了点头，犀利的眼神如快速旋转的飞刀一般横切过来，在夏菊子脸和胳膊上来回扫荡了好几个回合，才颇为满意地收回去，这让夏菊子一阵阵心虚，慌忙将视线移向了身边的中年男子。

“你好，夏老师！”男子侧身微耸，客气地伸出右手来，眼睛望向夏菊子。

男子中等身材，皮肤白净，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颇具知识分子气质，年龄总在三十五六岁左右，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香皂味。这种气味是夏菊子能接受的，她最怕男人身上溢着浓烈的香水味，或是有一股烟与酒交织的腐臭味，都说“闻香识女人”，对于男人身上的气味，夏菊子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之前朋友就介绍过几位条件相当不错的男士给她认识，但就是因为对方身上有股难闻的气味而被她坚决地否定了。在这方面，夏菊子绝不肯委屈自己，结婚是女人一辈子大事，必须能接受男方体味才能与其相守一生。

“你好！”夏菊子微微欠了欠身，包厢里空间太小，想要握手得站起来，这让她很犯难。

“不必起来，不必起来，请坐请坐。”男子立刻意识到这一点，重新坐下了。

男子叫涂小伟，在市经信委工作，家中有老父亲，还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这些夏菊子早已从张阿姨那里知道了，但是现在这些家庭条件又被重新摆到了刚见面不久的俩人面前，这让夏菊子很尴尬，觉得这相亲就如同做一宗买卖，大家把彼此的价格和品相都摆出来，摆上台面，供双方



比较衡量，觉得满意便可以继续交易，感觉不合适就再寻找下一个买家。

夏菊子对涂小伟的整体条件还比较满意，但对于他有婚史一事却有所忌讳，说这事得从长计议。虽然她已经离开农村很多年，但由于从小受家乡传统观念的长期浸润，思想还是很保守，尽管她年近三十，但到底还是黄花闺女，她是无法接受二婚男人的。这就如买二手车是一个道理，无论那车的外表装潢得如何豪华新潮惹眼，与新车并无二样，但是用过二手车的人都知道，车上或多或少还是留有前主人的痕迹和气味，偶尔想起心里时不时地就会有疙疙瘩瘩产生。

“男人二婚是个宝，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后，他会更懂得疼人和照顾人，对女人会更温柔，再说他又没有孩子，结过婚又不影响什么，也没少什么东西，还不是一样用么，你思想太封建了，还比不上我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家。”回家的路上，张阿姨的巧舌如簧到底摧毁了夏菊子原本就不太坚强的防御堡垒，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夏菊子之所以同意与涂小伟继续交下去，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涂小伟只有老父亲和一个姐姐，自己嫁过去没有婆媳矛盾。大姑子一般对弟弟应该不会差，等将来有了孩子，也是他们涂家人，一笔写不出两个“涂”字来，看在弟弟和孩子的分上，大姑子也不该对她差，所以她们之间应该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涂家老房拆迁时分了三套新房，本来全在涂小伟父亲名下，在夏菊子与涂小伟确定关系后，涂父为了表示对未来儿媳的认可，把其中一套房过户到儿子涂小伟名下，还添上了夏菊子的名字，这让夏菊子十分感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涂家人已经敞开怀抱迎接她这个未过门的儿媳妇。房子虽然只有七十多平方米，但对夏菊子来说，已经相当满意，从上班到现在，她一直租房子住，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居无定所，心也跟着身体飘荡，现在好了，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可以让一直为她操心的老父亲心安，九泉之下的母亲也能瞑目了。

结婚的日子定在农历九月初八——夏菊子生日那天。这是涂小伟的意思，说两个重要日子放在一起，会增加婚礼的喜气，同时还会增加俩人婚